皇清經解

D1-12
478
152

18
20
152

東京大學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文那所錢有物

金縢第十四　周書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論衡死僞篇亦作不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尚書作不也而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是古文尚書亦作不也益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　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益即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圖而釋之曰圖者升雲半有半無引皇讖說而釋之曰皇疾惡也正一

門 12
院 卷

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念葢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者不可與道古矣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舊本葢作睦卜釋元應大唐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引孔安國曰睦敬也古睦穆相假借如孟子趙注君臣集穆史記司馬相如傳皆皆皆穆此字葢亦備包拘於俗用睦訓和穆訓敬所改說文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又按雒誥多作穆穆孔以敬敬訓之本作睦亦未可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今文家說也質讀周鄭交質之質史記正義云以贊幣告三王誤矣

爲三壇同墠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注曰墠讀爲同墠之墠王裁按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墠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唐石經作於

植璧秉珪

今文尚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大元挩皆作戴可證易林死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載戴古通用也古文尚書作植正義引鄭注植古置字可證玉裁按戴戠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職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

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
爾如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
杖而芸集注云植立之也非是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
於地斯已矣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
讀曰植明堂位殷楹鼓注引植我鞉鼓廣雅引詩亦作植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曰禮謂始告神
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玉裁按此引古文尚
書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
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　鄭讀植
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錢氏大昕曰大唐石經作太一點似後來所添唐石經無太
字惟尚書履見之細驗旅獒無逸武成召誥諸篇似俱後人
增加玉裁按恐皆衛包所改刻石從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某魯世家作王發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玉裁按云馬同者馬
亦同孔訓丕子爲大子也云徐甫眉反者音與普悲略異亦
謂孔大子之訓然也云鄭音不者正義曰鄭元云丕讀曰不
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
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即讀爲也讀

爲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

今文尚書作負子史記魯世家及後漢書隗囂移檄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丕子鄭注丕讀曰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咍部

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益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氏丕子之注爲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

下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略同而妄施改竄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予仁若考四字魯世家作旦巧二字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玉裁按此不與史記所錄今文尚書同如植璧當作戴璧恐
是後人改之

佑俗右字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

墜俗隊字

鄭注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玉裁按震
澤王氏史記棄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
尚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祕之義近於
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注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白虎通著龜篇尚書曰卜三龜

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龜謀襲吉注引乃卜三龜一習吉而
云襲與習通玉裁按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于休祥與
此眞古文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攙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
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訓因周易習坎是也

啓籥見書

周禮大卜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乃并是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玉裁

按作逢者蓋今文尚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并逢聲之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玉藻君定體鄭注云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無體字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攸俟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也聖人舉事發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尚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玉裁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尚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周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衛雅釋言曰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貞觀時元應眾經音義亦引翌日乃瘳漢書五行志顏注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尚書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日字斷無作翼者漢書皆作翌其作翼者皆天寶已後淺人妄改也如逸周書是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即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曰馮盛也翊明也見郡國志注此翊明也即爾雅之翌明也明日之明與光明之明古義無別尋

日部昱字曰明也今本說文作明日眾經音義玉篇皆作日明　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然則昱日字乃昱之假借昱古音皆羊入切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翊集爲韵師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此古音也經典假昱爲昱昱白緝韵轉入屋韵周禮司几筵注昱日乙丑釋文曰昱劉音育集韵一屋昱余六切明也書昱日乙丑劉昌宗讀此尤可證昱爲昱之假借字衞包因翌翼皆從羽誤認爲一字而不知昱从羽立聲古音在第七部翼从羽異聲古音在第一部部分相距甚遠孫愐唐韵翌翼皆與職切非也尚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即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爾雅釋故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字形分別晝然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白虎通崩薨篇尚書曰武王既喪

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益相承如是攷毛詩于字唐石經亦間作於如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渠渠俟我於宁乎而於女信處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說文作不

說文弼法也从弓弜从丙書曰我之不弼　釋文曰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弼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案

說文辟法也釋文所引不誤今本說文作治誤也後案從今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夫釋文以治系孔以法系許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字安知非治之誤乎即孔傳無誤亦別其反語之異不嫌其義同也辟从井井者法也故辟訓法壁从又又者治也故壁从又分別畫然辟與辟字訓同故以辟建首次辟而次壁徐楚金注云井者法也此與制同意井者法也系說文刑字下引易說觀徐注可以知其正文之爲法字玉篇壁訓理也辟訓治也理即治之譌文治乃法之譌文不則亦當譌治而云理矣廣韵集韵皆誤作治

玉裁按我之弗辟孔讀刑辟扶亦反鄭讀避毗義反孔以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鄭以居東爲出処東國待罪罪人斯得爲成王收捕公之屬黨而大誥東征在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魯世家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述經文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推測聖心無有乍聞流言成王狐疑一無顧忌急行誅討之理則鄭說爲長矣而其字壁中故書乃作辟許叔重錄之辟法之訓法也則與孔說合而終以鄭說爲長者古字多假借不可泥於其本義辟乃辟之古文其字惟見於尚書鄭明知故書作辟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譬辟避字皆

用辟而避字尤不須從毛其詳見說鄭謂辟卽辟卽避也文解字讀
魯世家用今文尚書亦作弗辟叔重著書不敢云辟古文辟
也實叔重之誤學者以法法三叔矣
乃敢妄云言我不以法法之也之訓牽合僞古文辟管叔之言
金氏吉父曰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荆辟之辟皆
作侯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諸聲從毛從幷
皆屏避之義玉裁按金氏說宅取誤其所云古文尚書者卽宋
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薛士龍本也其作辟者乃辟之譌文也
惟金縢作辟者正是用說文爲藍本而轉寫譌并作幷無壁
中古文辟字鄭不止金縢一見許叔重隨意一引耳孔安國
以今文讀之旣悉改爲辟字

汗簡辟字兩見一以爲璧一以爲壁曾不知其字在辟部非
井部而辟聲重性貤繆小學之難言久矣
尚書後案曰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
東処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
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
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按史官書法甚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罪人謂管叔及其
羣弟也史臣之直筆也曰得知尚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
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
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罪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罪人也

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成王非無誚公之意而尙未敢行也亦
者亦罪人也成王不敢任管蔡亦未嘗不疑周公也爲執書
以泣張本也
罪人斯得今文家謂卽誅三監武庚非當日事勢鄭君謂盡
得周公之屬黨當日史臣直筆不應阿意順旨目爲罪人宋
元以來諸儒謂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者得之明郝氏京山
自出新意謂罪人斯得王與二公殺管叔也管叔畔而殺之
殺其畔非殺其流言也成王至風雷之變始悟流言起管叔
也大誥猷般命專誅武庚也成王殺管叔而周公不知故無
損於聖也說則巧矣夫管叔初爲流言時固未畔周公旣反
乃懼而以武庚畔此當日情形節次大誥之篇曰艱大民不

情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一則
曰在王室再則曰伐于厥室非謂三監而何大誥之時三監
猶在則郝氏之說其是非不辨自明矣

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
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　錢氏曉徵曰唐石經貽字
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當以先刻爲正
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尙書本玉裁
按謂尙書作貽也
詩豳風正義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鄭注云怡悅也周公
恐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

鴟鴞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鴟鴞也王裁㲋圃正義言怡悅王心者不一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如詩風自詒伊阻詒我彤管釋文皆作貽而云本又作詒既詒我肄則釋文正義皆作詒可證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僞言以相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攻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僞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罪而已郭璞注方言云汝南人呼欺亦曰詒音殆攷史漢多假紿字爲之列子猶僞欺詒正作詒字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苒切益鄭注絕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因知古經古義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粗而涉焉自謂善述而叛之遠矣

經文作詒乃兼合孔訓遺鄭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

名之曰鴟鴞

名徐仙民以政反六朝時又別製諮字今此音此字皆不行王亦未敢諮公

說文三篇言部誥字下曰古文誥从言省周書曰王亦未敢誥公玉裁按古文作誥小篆改作誥史漢讓字皆從小篆誥字獨見於壁中金縢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誥字而不改其字及古文尚書盛行學者乃知有誥而不知有誥衛包之奉命改古文乃於眞古文不議改矣

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尚書作誥此作訓字誤耳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誥从省古書或省作从小轉寫譌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作訛玉篇之訓卽集韻之訛皆本說文訛字玉篇从立心非從大小字也汗簡曰𢘑古文信此亦依從言從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訓字之誤盖今文尚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誥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誥按一作誥者或以尚書改史記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斯魯世家作盡今文家斯訓爲盡也方言作澌亦作賜唐書作儩　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嗟歌棗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恉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爲成王所得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蔡邕獨斷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此今文尚書同也弁魯世家作朝服益釋弁爲皮弁今文家說也

說徐音始銳反此舊音也注疏錄釋文始誤爲如

周禮占人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說魯世家一作簡

陳氏壽祺曰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殺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弗敢臣也論衡感類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序事聯爲一也王裁謂死字乃轉寫論衡者之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玉裁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

信噫魯世家作信有古音噫有同在第一部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反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見梅福傳師古注按此今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鄭固作新逆按惟馬作親迎鄭固作新逆也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今幽正義轉寫脫亂東山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述經意非錄經文不得據此謂鄭本亦作親迎而讀爲新逆也 又按魯世家逆作迎凡古文尚書多作逆凡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又按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逆不誤

白虎通喪服篇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後漢書周舉傳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釋文曰築本又作筑玉裁按此好事者因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合於爾雅遂改從爾雅作筑而不知釋文正義未嘗言馬鄭王作筑也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筑築皆非正字未見筑

是築非也且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安知漢魏時爾雅不作築乎注經者於此等無輕議改

大木所偃四字分二項平說起者起大木也筑者筑所偃之木采也起大木者分別或立之或弃之皆得云起矣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彊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
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
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逐誅
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宅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
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
東土作饋禾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命作嘉禾按周本紀曰
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
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
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
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衞康叔晉
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
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
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

在周公之篇本紀與世家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字若
此與世家皆述金縢居東二年畢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
三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
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
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
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
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戒
王北面就臣位踧踧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
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
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易林无妄之鯀曰載璧
敬沖人瘳愈蒙恬列傳曰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
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始公且自揃其爪以沉

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執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二說與此相合譙周所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案古文家云奔楚與此相類但爲壇請代之事古文家未必誤以成王冒武王也孟堅云金縢篇有古文說今按大史公自於尚書外兼采他書云自東土歸後歸政而復奔楚則楚非東土也且云亦藏其策於府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則非用古文說亦明矣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

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一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尚書大傳見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書周舉傳注　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召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玉裁按

此與五行志劉向以爲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縢正同皆用今文尚書說師古皆以古文說汪之非也　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　後漢書周舉傳曰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召天子之禮乃應　後漢書張奐傳曰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春秋僖卅一年公羊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死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不變以彰聖功又曰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　已上皆今文家說

案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武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閒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

徐幹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此讀刑辟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此用古文尚書說而我之不辟讀刑辭與孔傳同

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風雷皆大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廟金縢前今文尚書如是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古文尚書攟異

大誥第十五　周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僞孔本猷大誥爾多邦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曰鄭王本猷枉誥下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竝作誥猷不作猷誥也惟繇猷古通用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曰莫一本作謨師古注引詩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詩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鄭箋上猷訓謀下猷訓道豈非其本自分別乎正義凡於鄭箋孔傳猷道也皆不云釋詁文直放之不溓耳抑尚書猷字陸皆無音惟此云音由豈本亦作繇而衛包改之乎疑不能明也

又攷僞孔之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篇畫一之故今攷古引導字多作道道爲繇教道亦爲繇此云詁道多方云道詁一而已矣莽云大詁道文義正如此作僞孔傳者不知道包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殊不可通如其傳則當云王曰若大猷詁爾多邦其所作僞周官王曰若昔大猷正自用其說也而其作僞徵子之命徑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解矣

李善注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

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

應劭注翟傳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曰下也此應之誤僞孔傳所本

越爾御事

詩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云大誥文　下曲禮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所引書者大誥文也

弗弔

莽大誥弗作不云不弔天降喪于趙董丁傳益如左氏傳昊

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

不少延

馬鄭皆不少延爲句棐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孔傳

戡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造棐大誥作遭葢今文尚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下文

予造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遭也見釋文遭字正遭字之

誤用今文注古文也

格棐作往

已

棐作熙師古曰歎辭此今文尚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漢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此用大誥文也

敷賁

孔釋賁以大道則是讀爲墳釋詁曰墳大也方言曰墳地大

也釋文云扶云反徐音忿桉忿音亦謂大訓也棐大誥予惟

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尚書無敷字而以賁同棐葢今

文家說然也

敷前人受命

莽大誥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按今文尚書敷多作傅
如傅納傅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傅故莽云傅近今
文家說也

茲不忝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即經之茲不忝大功予不敢
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即經之天
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
皆絶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

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既必無之矣而孔傳云閉絶天所下威
用正義云我不敢絶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
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
靜越茲蠢

魏三體石經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大三體
並係古文龜隸書三體存茲三體並存蠢隸皆尚書大誥文也古粵越
通用魏時尚書蓋皆作粵而蠢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
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蠢也

說文十三篇蚰部曰蠢蟲動也从蚰春聲蠢古文蠢从戋周
書曰我有蠢于西玉裁按此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或
簸或旬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尚書曰有大難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絶無我有蠢
于西之句蠢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爲蠢既以今字改之矣

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傳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

正義曰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玉裁按說文敝主也王謂腆爲敝之假借也敝經書多作典釋文曰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

誕敢紀其敘

紀莽作犯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莽作咎災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云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今文尚書絕異

今蠢今翌日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說見上篇翌訓明下文翼訓佐訓敬天寶古前字形本自分別

民獻有十夫

作獻者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獻作儀尚書大傳周傳云書曰民儀有十夫是也如大射儀注獻讀爲儀又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金獻聲作鑕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並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

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已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書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玉裁前說既成之後於戊申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譽摹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前說非朏決矣

莽大誥前云宗室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僞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亦甚明

鄭注論語云獻猶賢也凡訓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不訓賢直以其爲儀字之假借故曰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黎獻經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旨矣

子翼段于敉寧武圖功

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

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敉皆作撫玉裁按撫卽攷字說文攷撫也从支丩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

莽大誥作國今文尚書也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莽大誥曰於小子友敬不可征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
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翼訓敬與
孔同

王害不違卜

害孔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
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然蔡氏此注云
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最爲得解須知天寶
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中曷字皆作害篇首
害字乃假割衞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
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
字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

造莽作遭今文尚書也投莽作解蓋投之訓歟

越予沖人不印自恤

魏三體石經友古文叕隸邦三體叕篆古文大隸可古文三體叕篆征三體叕篆俱存亏篆俱存鰥古文叕篆寡古文叕篆哀古文叕篆印古文叕篆自古文叕篆卹古文叕篆皆大誥文也恤尚書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毖于卹之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說文八篇比部曰毖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

莽作熙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第三行呂下云大係寧粵茲載翼呂亏我友邦君庶邦亏蘗大可征鰥哀卅三行以下寡印自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𣐈一替一㮣此皆曰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部之替字從曰㦰聲非從竝曰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曰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替為普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替上帝命師古曰替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普因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於是知今文尚書作替讀為替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益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普僞孔云廢也汗簡於曰部有𣐈字注云替字也出石經於尸部又出𣐈字注云替字也出朱育集字其乖異如此

又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替為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

又按魏時古文尚書盛行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斷不用夏侯歐陽尚書也大誥屢替字即與莽書合要未可舉一以例其全

唐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六典云祕書省校書郎正字掌校

雖典籍刊正文字字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於石經載之三曰小篆謂印璽旛幢碑碣所用四曰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國子監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按此是唐時三體石經雖祖本不易得而轉摹字蹟用爲楷則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專舉蔡邕殆非也然參云刊定五經備體刻石似亦以三體誤系之伯喈三體石經正用古文其云古文廢而不用大篆用諸石經似分別未審耳

矢休子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弼亦惟卜用烏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釋文曰畏徐音威王裁按莽大誥正作威

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孔傳亦同也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詈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咎咎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尚書作不克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王氏鳳喈曰閟毖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閟慎釋詁文攷釋詁

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
說文宀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
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菶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慎勞
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
勞慎是僞孔亦知毖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邪
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玉裁按釋故曰毖神溫慎也攷許君云祕神也鄭君云閟神
也然則爾雅之神猶祕也毖祕閟古通用爾雅之溢仍卽前
文之溫蟄慎貉謐密寧靜也郭注云神未詳者未嘗參五深
思耳尚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玩孔傳上文無毖于卽
釋云無勞于憂此處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慎也古人注
經有此一例如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云于於箋則云于
以猶言往以也以別下于昔育恐育鞫傳云育長箋則云昔
育之育稚也以別下育此亦以上文毖訓勞故分析以相別
葢經文固只有毖字傳訓慎矣而又云慎勞者此因毖兼訓
勞又襲孟康漢書注爲之菶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葢今文
尚書眡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毖訓慎也下
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菶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
葢今文尚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今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
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肊求之如此
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毖于卹之訓也尚書在魏時毖作祕未
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又必有所本

尚書之毖或作祕或作閟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遂兩存之曰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猶民儀一作民獻猶民儀求之思過半矣

慎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淺者以上文毖訓勞此不當訓慎則以爲閟之義與慎近增閟字於旁云閟毖以傳合傳之慎勞益作正義時尚未舛誤故曰毖慎釋詁文而改閟慎者杜後也釋文曰閟音祕亦後人妄增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莽作告

天棐忱辭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詩其命匪諶說文作天命匪忱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閟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顏師古引尚書大誥天棐諶辭此非小顏尚書本作諶也小顏引古多不爲分別之耳如下文引詩秩秩大猷聖人謨之唐初詩無作猷者直改同班文耳凡引古辭同字異者必仍其字而爲之說李善注文選其例最善如此篇引尚書而申之曰諶與忱古字通也全書皆如是後人所宜師法

其考我民

莽作天其累我民

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害石經及各本皆作曷說詳湯誓後皆同

天亦惟用勤恤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攸受休畢莽作所受休弼按上文弼作輔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構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玉裁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豈弗肯構豈弗肯穫也矧況也況豈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玉裁謂此顛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刪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告曰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玉裁按陳書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尚書作克也桓是誤字宋人避諱改者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棄唐石經作弃此以隸體中有世字故避之而用古文唐人爲之唐以後不必襲之也

肆子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卬我也故莽作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莽作民長　王裁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

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肎堂肎構肎播肎穫矣乃

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

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誥爲周公

之言故其解踳駁不可通　王莽效之曰若祖宗遁有效湯

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

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

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

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民家兄有成業而有同

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忱情

曉之也

又按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伹今文

尚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

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語

使一時易明曉

王曰烏呼肆哉

肆哉山井鼎說足利古本作肆告我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爽莽作勉助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爾時罔敢易法莽作爾不得易定法古文作佘與定形相侶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莽作定按詩雨無正桑柔傳皆云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按鄰胥伐于厥室正與上文有友伐厥子相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橋莽作嗇古通用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嗇

予害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敢弗于從

敢弗于從莽作害敢不卜從

率寧人有旨疆土

案今經傳旨作指而正義中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爲衞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莽大誥正作有旨疆土師古訓美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白虎通誅罰篇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玉裁按此謂管叔爲周公弟張湛注列子亦云小白者十糾次弟皆說之異者也此篇又云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稼甫也

莽大誥具錄於後俾學者參攷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厤服

事子未遭其明烈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于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呂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子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呂攝寶龜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子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禰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子敬呂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太事休子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子得吉卜子惟呂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尒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

惟在帝宮諸侯宮宗室於小子旅發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子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子遭天役遺大解難於子身呂為孺子不身自即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呂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為我孺子之故子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呂成三龂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

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吕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吕祐我帝室吕安我大宗吕紹我後嗣吕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辟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吕廣立王侯竝建會元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吕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寵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昌姬命出於重壑古讖著言肆今盲發實此迺皇天上帝所吕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

明宋景祐本作明今本作用誤　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子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吕民子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子害敢不祖宗所受休輔子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子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於漢國惟大藪人崔義劉信六

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子永念曰天惟喪厎
義劉信若嗇夫子害敢不終子晦天亦惟休於祖宗子害其
極卜害敢不于汲古本作卜非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
子大貝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二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康誥第十六　周書

惟三月哉生魄

僞武成哉生魄哉徐音載

釋文曰魄字又作鬼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

雒舊作洛非說詳禹貢召誥

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當是本作雒四方民大
和會無大字此今文尚書也

矣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此本多周公二字乃
釋文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作迺者益天寶以前尚書本皆作迺天寶時始皆改爲乃於
此可證
鄭注洪代也按釋故云鴻代也古鴻洪通用
王若曰孟矣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曰天子年十八曰孟矣注孟迎也按以
迎訓孟者以下文云孟矣者于四方諸矣來朝迎于郊也迎
于郊今本脫此四字者問其所不知也大傳以迎諸矣釋孟矣故鄭
矐栝之曰孟迎也古音孟讀如芒迎讀如印此於韻求之
今人聞孟可訓迎必駭而不信矣　古孟望同音通用如孟

諸一曰望諸是也望有迎意孟蓋望之假借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矣朕其弟
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
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按此矐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用肇造我區夏
皆栝於二語中隱六年莊十四年引商書惡之易也僖三十
三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皆此例也

王制篇注書曰克明德慎罰

荀卿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王裁按此引康誥也荀卿所引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王裁按俊字當是本作明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左氏皆同古文尚書者也

不敢侮鰥寡

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按明德蒙上文釋之

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按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曰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　徐斡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祇畏造彼區夏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冒字下屬爲句王氏鳳喈曰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汜勝之云土長冒橛之冒君奭篇亦有此五字

論衡初稟篇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玉裁按王之二字衍或云王當作叔
殪戎殷
春秋宣公六年左氏傳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　玉裁
按康誥殪戎殷不必與中庸壹戎衣相牽佩觿說禮壹戎衣
鄭云壹當爲殪今鄭注無此語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詩大雅刑于寡妻毛傳寡妻適妻也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
賢也書曰乃寡兄勖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烏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
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

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卿富國篇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王裁按荀卿
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宋版本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
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
王曰烏呼小子封惟痥乃身
鄭及僞孔皆訓痥爲病玫釋故云鯁病也王氏鳳喈云後人
以其訓病改鯁爲痥召誥智藏痥在同是也王裁按後漢書
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惟恫矜此用康誥文也章懷太
子注云尚書曰惟恫痛也矜病也矜音古頑
反盖唐初本尚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痥之爲俗字矣

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荅曰郭注瘝字恐是俗改本作鰥也

敬哉天畏棐忱

爾雅釋故郭注引書天威棐忱文選幽通賦李注亦作威按孔傳以可畏釋威經文本作威可見也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云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玉裁按疑即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文尚書也史記桐作侗褚先生釋以馳騁弋獵淫

康

王莽傳毋隱尤毋將虛此必用今文尚書語

乃其父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曾語知伯國諫知襄子襄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昭八年左氏傳子旗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古懋茂通用詳各緐謨

已

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作熙

汝惟小子乃服惟宏

王裁按左氏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隳梏之法造周即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即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烏呼

王符潛夫論作於戲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作烏呼凡今文尚書作於戲見匡謬正俗今本匡謬正俗古今字互譌

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緇衣篇康誥曰敬明乃罰

釋文曰眚本亦作省按潛夫論作省古省眚通用如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當是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

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誤字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當有可字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玉裁按非眚作匪省式作戒眚災作省哉作罪乃作亦葢今文尚書也

王曰烏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僖二十三年左氏傳十偃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案元刻及今本皆力作勑而作若而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尚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江氏叔澐曰觀左氏孫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惟民其康乂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正義曰劓刑五刑爲截鼻而有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則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玉裁按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此臣從

君坐之證鄭尚書注是刖字經文則當爲刖之誤呂刑則劓
劓刻說文引作刖劓歇黥亦當改則爲刖竊謂此說文字誤
耳不得據誤改經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刖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
之刖釋刖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其詳矣
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則不得云古無則刑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尚書大傳周傳甫刑篇曰書又曰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外事女陳時
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
敘惟曰未有遜事

孫卿子致士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
言先敎也宥坐篇不敎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敎也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
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注曰庸用也
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
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文則引
經愼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
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尚書五品不訓古文尚書
作不愻愻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孫卿王肅作卽尚書作次
者古音次同忝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
篆垄字古文作塑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忝皆其證王肅

依傷孫卿孫卿之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
疑與今文尚書合也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
荀卿子君子篇云刑罰蓁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
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
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
取義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讋
孟子萬章篇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
敬作閔者同部假借讋作讋者亦同部假借多凡民二字弗

作不字
說文三篇支部曰敬�³言也從支⁴言聲周書曰敬不畏死集韻死
字十篇心部曰憼怨也從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憼此皆
用古文尚書也而有凡民二字與孟子合然則校本古文尚
書脫凡民二字與
此經弗憼孟子說文作不憼堯典弗嗣魏志作不嗣皋陶謨
弗子禮記注作不子於此見尚書弗不字溷亂正之甚難也
詳酒誥
王曰封元惡大憼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春秋僖卅三年左氏傳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也不慈不祇不
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
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
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
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
也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扞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鄉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
禮孰錯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敎
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移扞尚寬以安天
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見族師疏
大司寇疏

玉裁按此檃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
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扞
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

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義皇霸篇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篇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又按不相及卽左氏刑不濫之說尚書正義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釋之絶非經意

于我如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之於我政如是正文字之正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不率大戛

正義云戛猶楷也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卽稭字也而地理志作戛枲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揩擊皆其比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說苑君道篇云書云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荀卿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玉裁按此蓋檃栝引之或所據不

與壁中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一人以擇擇卽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玉裁按例以洪範多方此殛亦當本作極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烏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三王世家燕王且策文曰毋作怨毋側德疑用今文尙書康誥毋作怨毋側德疑也側德疑卽敏德等語也

毋側德徐廣曰側一作菲玉裁按漢書作棐褚先生曰已下索隱云側本亦作昆今攷褚先生曰無側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昆側菲棐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徵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斐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音通用

此丕則葢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王曰烏呼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春秋成公十六年左氏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
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尹
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誥版本作告此依唐石經及足利古本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四

古文尚書撰異

周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洛誥第十四

成王若曰

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
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
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
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
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
者謂衛賈所說也玉裁按馬所云俗儒謂三家也古文尚書撰異

馬鄭王本及今文尚書三家本皆有成字僞孔本獨無蓋因
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者多
不可信矣

玉裁又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
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
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
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業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
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誡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尚書大傳荀卿
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子夾問篇韓詩說苑作今王者恐或改之　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於
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
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孔
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校本正
用馬說而刪之以紿世人僞若此本勝於衛賈馬鄭本其亦
謫矣

又按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
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
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

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左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
記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葉倶系左傳誤皆其人見在

呼謚爲史家誤筆玉裁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俾成子弒簡公恐亦非書謚馬爲謚也論語書陳成子弒簡公恐亦非書謚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蓋以妹同餘君之牧民猶之牧馬康叔所封商先王之畿內世所牧也

又按馬說謂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如茅蒐之爲蒐卯谷之爲昧谷徐仙民劉昌宗牧野皆音茂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語增篇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韓非子說林篇云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原本作毋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玉裁按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曰有政之大臣有（版本作在）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玉裁按古政正通

用賈疏蓋用鄭本鄭注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論衡語增篇世間德將毋醉之言

惟曰我民迪小子

足利古本我民之上有化字此依孔傳增之也此等皆不可

據金氏輔之楊臧氏拜經堂東鏞皆云山井鼎所舉宋本多善所

舉古本多不可信是也

惟士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士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爾雅釋言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卽如是尚書

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

留供養之也方疑當作下玉裁按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

侶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

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

字今文尚書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今本

白虎通依今本論語改賈爲沽則引證之恉昧矣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足利古本不作弗下亦不暇越怨不易民罔不盡傷心不惟
自息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竝同玉裁按弗與不古義略同
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
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春秋經僖二十六年公追
齊師至嶲弗及何邵公曰弗者不之深者也二字古音亦徑
庭遠甚弗在第十五脂微部不在第一之哈部而轉入於第
三尤幽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韵猶弗字之不
可入尤幽韵也集韵始誤認爲一字入勿不字下云分物切
無也通作弗辟季宣書古文不問不弗字皆以弗爲之夫弗
字本卽說文左戾右戾兩字之合畧用其形畧謂兩呂相背
也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弗也不亦作弗則尚書有
弗而無不矣有弗而無不則語言之輕重全不可攷矣曾謂
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可盡信乎古文四聲韵說吊古文孝經弗字也其謬正同至
若古經轉寫既久不弗互譌不可究正姑皆仍舊發其例於
此以俟能者詳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
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邦伯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玉裁按男作任邦作

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尚書也其上下文卽今文尚書說也男作任說詳禹貢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泆唐石經本作佚既又去亻改氵釋文曰泆又作逸亦作佚則皆可從也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衊傷心

說文五篇血部曰衊傷痛也从血蔑聲周書曰民罔不衊傷心尚書古文疏證曰說文罔作亡按閻氏所見謁本耳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論衡語增篇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唐石經及版本皆作於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
墜俗字也當是本作隊衛包改之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疑本是刀字）周書曰劼毖殷獻臣（大徐本劼毖上有汝字）讀若覃（此是轉寫字誤劼不得有覃音）
矧惟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
詩小雅祈父箋書曰若冔圻父謂司馬也釋文曰冔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玉裁按盖尚書本作冔馬鄭釋以冔孔釋以疇容詩正義依馬鄭作壽書正義依孔作疇冔之改爲疇盖不始於衛包也
詩正義曰書曰若壽圻父（今本壽作疇誤）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今本作疇誤）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此所云馬鄭音受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玉裁按定本依尚書孔傳爲之陸所云孔直留反也
圻父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同也按左傳叔孫豹賦圻父字作圻
薄韋農父
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
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楚父玉裁按此當是據
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

之俗字也馬以違行釋之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
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者徐以孔讀
韋爲回故音同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
淺陋謂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
氏以行訓違矣○集韵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
釋文也

農羣經音辨作薵說文曰薵亦古文農

若伾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佚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出何書君奭遏佚前人光王莽傳引書亦作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說文十二篇手部抔撝也从手不聲周書曰盡執抔獻抔作
拘此如許君所言苟之字止句也或轉寫有誤抔訓爲撝說
文撝有二義裂也一曰手指撝也周書之抔自當訓手指撝
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呂獻爲之獻音
在歌戈部抔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
尚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
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又按大徐說文本無獻字小徐本疑
有譌賸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惟工俗本誤作百工自明迄今官書皆不誤

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云辯使也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本俾作辨徃誥平來來示子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辨讀如徧皆訓使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攟異

梓材第十八　周書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鄭引古文尚書也

論衡效力篇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王裁按今文尚書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之乖異如此葢彊戕音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爲化音同率
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孱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
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　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
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　見永樂
漢官舊儀　大典內
今有刻本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
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
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玉裁按此釋至于矜寡
而推廣言之也葢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矜而作

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于定國傳作
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嫵婦人妊身　廣韻作娠也从女芻聲周書曰
至嫵婦　大徐本作至于嫵婦　玉裁按說文葢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
國等讀嫵爲厲如讀毋爲胊讀狐爲桓之比所謂
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嫵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君葢
必有所受之厲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之誼　正義云
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不知　經言厲
孔意以厲對敬以存恤對寡以妾婦對寡弱若今文尚書
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
之厲婦厲遝也遝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鮒之書
其說亦必有本葢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厲故孔讀嫵爲

屢匆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

崔子玉淸河王誄云惠於嫡孽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孽卽寡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尙書大傳酒誥傳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語而句法與惟曰若稽田正一例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敷壓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敷丹雘

正義曰二文皆言敷卽古塗字集韵十一模曰敷同都切塗也周書敷丹雘去聲十一莫曰敷徒故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曰敷音徒書惟其敷暨茨又同路切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尙書音義有敷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

自衛包改敷爲塗而正義猶存敷字此如牧誓弗御克奔改御爲迓而御字猶存於正義也陳鄭刪改古文尙書音義則又取敷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盡去之而莫知梓材古字矣近人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敷乃據說文朷下引敷丹朷改爲二文皆言敷非也敷得音徒者如奚倫攸殽讀當故反於菟亦作於檡皆舉聲字也

古文四聲韵十一模曰注敷莊簉韵塗字玉裁按敷者敷之譌也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中論經

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尚書同者未可據也文選張華勵志詩李注引尚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不畫一

說文五篇丹部曰朁善丹也从丹𡍮聲周書曰惟其朁敗丹朁讀與霾同此從釋文所引今本說文作讀若崔非玉裁按許君所引不作敎而作敗此古文尚書別本也敗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尚書杜乃攖作敗丹朁而言敗亦涂之假借字也或疑說文本作敎轉寫者耎爲敗不則許君所據尚書上文亦當爲敗墜

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杼爲梓也杼本是古文尚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杼盖故書如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韵皆云古尚書作杼近惠氏定宇棐尚書大傳改梓爲杼則非矣

又按正義云此古杼字今文作梓盖正義本作杼故云杼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杼固不同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釋文夾音協多方篇同玉裁按據匡謬正俗此音皆本徐仙民也顏籀云訓近則音陜不得讀爲協玉裁謂顏株守法言之切韵三十帖之協則訓和三十一洽之陜則訓逼近徐仙民尚略知古音故不若法言之分析過細如訓迎之御音五所反直窺古音非顏所及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釋文曰付如字馬本作附玉裁按王伯厚翊文志考引皇天既附中國民謂此也今文尚書天既付命正厥德史記作天既附命蓋古二字通用

和懌先後迷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釋文曰懌字又作斁下同玉裁按古字假借也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衞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玉裁按尚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所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尚書家說如此不必盡與書誼合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六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召誥第十九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大衛包改作太今更正

尚書大傳周傳曰成王莊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按洛惟太當作維維大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釋文朏徐又芳憒反按集韻遺此音

說文五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按
此會意也
漢書律厤志曰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
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
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
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此字本作雒誥篇後人妄改
日戊辰王拜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今本漢書丙午朏下大書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日朏此
十字本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謂月采當作月令
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朏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
馬融注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玉裁按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
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隨唐時尚存矣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蠢未檢出
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
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載出也疑漢書本作
丙午蠢孟康注有古文蠢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
雒唐石經已下作洛今更正
十宅厥既得十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按此依孔傳

增吉字也不可從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顧氏炎武曰唐石經攻誤公今按石經攻字尚存大半不誤

誤爲公者明嘉靖閒王堯惠之補字耳金石文字記中所校

繆戾多有類此者蓋其所據乃以堯惠字補缺裝成之本陳

氏樹華春秋內傳攷證既詳之矣

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官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曰大音泰

按雒字之說禹貢既詳之矣此周禮注兩引尚書雒字固古

文尚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

荅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

則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

若翌日乙卯

翌唐石經已下作翼今更正說詳金縢

周公朝至于雒則達觀于新邑營

達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達通也今文尚書達作通石經

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

說文五篇亏部曰粵亏也審愼之詞者此當作也从㠯从亏周書

曰粵三日丁亥玉裁按㠯部審字粵上體從㠯也凡尚書越

字依許君所引則本作粵律厤志亦引作粵此丁亥乃丁巳之誤如引或春誤作或簸引詩我誤作舞我之類也

用牲于郊牛二

白虎通說郊祀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足利古本拜上有敢字此依孔傳增也

誥告庶殷越百乃御事

大雅思齊鄭箋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

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呼曷其奈何弗敬

奈何字本只借用李奈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韵十四太曰奈果也一曰那也絕無奈字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

姚氏姬傳曰奈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遠敢疆曰不然奈何皆楚人語也周初名誥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奈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商書皆言如台而唐書堯典早

言如何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玉裁按瘝字宧俗益本作鰥而俗人因其訓病改作瘝康誥召誥同也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那疏曰智藏鰥者周書召誥文似那氏所據注尚未作瘝也今本爾雅注作瘝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瘝同考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瘝字恐釋文本只是注同二字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烏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

九墜墜厥命

墜俗字也本作隊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書曰無遺壽耆老此引召誥也而壽耆作耆老益今文尚書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

說文三篇言部曰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誠于小民玉裁按小徐本無能字大徐本作丕能毛抄宋本不能韵會用小徐本者也而作誠于小民無丕字參

錯不定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

玉裁按說文九篇石部曰嚴嚴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嚴

嚴讀與巖同攷山部有嵒字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此二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嚴音吟正謂嚴同嵒也而二篇品部又有嵒字多言也从品相連引春秋傳次于嵒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嵒迥別而王氏困學紀聞藝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輒切全與說文不符不知厚齋何以踳駁至此恐學者據以為實故辨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論衡難歲篇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按班固東都賦作卽土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逌玉裁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逌而譌介字之誤也逌古文通見義雲章汗簡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監于有殷

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誡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罔不枉厥初生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
不枉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
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
子其猶絲也王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
蓋節引之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
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
釋文曰讎字或作酬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其王能祈天永命
其衞包改作供陳鄭又改釋文詳見甘誓等篇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七

古文尚書撰異

雒誥第二十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

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玉裁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詳於說文解字讀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
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按下文不敢不
敬天之休子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
子乃允保大相東土其作民明辟子惟乙卯朝至于雒師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雒食伻來以圖及獻
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一切書平來以圖玉裁
按此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伻

恐是依衞包竄改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前胥
枰音義不符集韵十三耕併枰伻逆平莘六字同云古伻字
莘攷堯典平秩東作馬作莘云使也是丁度所本書序王伻
榮伯馬本作王辨榮伯古辨與平多通用然則尚書之平即
爾雅之枰枰也伻字後出爲俗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
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玉裁按伻字疑本作平轉寫
俗加人旁
釋故俾枰枰使也釋文曰枰字又作伻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

鄭注伻來來句絕

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辨來來示子卜休恆吉伻作辨此與勿辨乃司民湎于酒王辨榮伯同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雅下武鄭箋云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

咸秩無文

風俗通義山澤篇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子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釋文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然則一本作日也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敎工

唐石經原刻悉自敎工作悉自敎百工字形隱然可辨後摩去重刻刪百字

敎尚書大傳作學工作功此今文尚書也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

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
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
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
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
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
戒成王曰孺子其朋愼其往校今本多愼字足利
古本同此疑妄增也

楊雄尚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雒誥與爰延說同古文苑朋譌
作明而章樵不能正

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敓弗其絕

炎炎讀以瞻反左氏傳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杜注引書
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雒誥釋文音豔同炎音豔
者讀爲爓也以廣韻推之陸法言切韻爓音以瞻切燄音以
冉切燄不音豔也衞包因釋文音豔妄謂炎燄爲古今字而
改之陳鄂併改釋文之炎爲燄唐石經左傳不誤今版本亦
改作燄益不考說文爓燄各字妄謂燄卽爓字可音豔耳集
韻五十豔炎燄爲一字以瞻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衞包已改
尚書合和爲說也此可爲未改尚書作炎之一證。又按左
傳釋文炎以音豔燄音豔此燄燄字恐天寶已後或據衞
包尚書本改之又增入釋文惠氏定宇曰當是雒誥亦作炎

炎故杜氏引以爲證是也

漢書敘傳曰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蓋今文尚書也炎與庸雙聲融風古亦作炎風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枉周工往新邑俾鄉卽有僚

鄉徐許亮反作嚮者衞包改也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志于享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

說文三篇支部曰放分也从支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放讀與彪同大徐本作亦按許所據壁中故書也

釋文曰頒馬云猶也猶下脫一字當亦是分字也

厥不暇聽朕敎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蘟

玉篇苜部蘟字下曰周書云汝乃是弗蘟不作弗

蘟按說文無此字錢氏曉徵云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苡雒誥蘟字本是孟字故鄭康成王子雒及僞孔傳皆訓勉玉裁謂謂孟古音如苡則實然

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蔓剛反與孟古音同則不然蔓字從侵從曹省聲與夢字曹省聲同凡曹聲之字古音在蒸登部是以蔓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艸部葉韵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儻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其為上剛有誤無疑也玉篇廣韵蔓皆音武剛者此蔓之轉音如蒿字古音本在蒸登部今音轉入十三耕今江浙俗讀則如范也是則蔓之古音與孟之古音迥別謂二字雙聲可謂二字同音非也且說文阭於五百四十部蔓從侵雖未得其解說文不立侵部則蔓無所屬從如蘞字見爾雅洎古欵識从艸斤聲說文不立艸部則無所屬從不得謂不當有此等字而圖改之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若天命和恆四方民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當是雒）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此今文尚書也若作對多萬邦字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文選豪士賦序曰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

蒙上文周公言之也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亦曰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維誥

方作穆穆

方今作旁葢衞包所改也釋文方步光反今作旁步光反葢開寶開改也凡今文尚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尚書例用方字如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于上帝論衡作旁告方鳩僝功說文一引旁遂皆其證也攷說文旁溥也廣雅釋詁曰方大也又曰旁大也方之訓大者出古文尚書旁之訓大者出今文尚書方實旁之假借字也僞孔不知故訓之理故於方字多釋爲方方如方鳩僝功則曰方方聚見其功洪水方割則曰方方爲害方告無辜于上帝則曰方方各告無罪于天方行天下則曰方四方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則曰方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方作穆穆則曰四方方來爲敬敬之道兄弟方來則曰方方偽太甲方求俊彥則曰方非一方以形方求于天下則曰以四方求之於民間音家或有說方步光反者衞包以淺學不明點竄經籍乃謂方是古字旁是今字於洛誥僞太甲僞說命諸篇改方爲旁僞書可無論致眞古文方旁錯出不一例又或將洛誥傳中四方方來下方字妄改旁字甚矣小學之不傳也今更正依廣雅訓爲大則諸訓皆闕通如方正方且四方方並大意皆不相遠而僞孔傳說偏而不該凡方之言

正如此也又甚盛之詞也山海經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羣
和方日浴于甘淵有人焉方捕魚于海有黑人持蚾方啗之
有人方扞弓射黃蚾皆甚盛之詞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
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玉裁
按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尚書大傳勤施四旁旁
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淺人依古文尚書改也凡攷古
之必悉其源流如此
楊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
僞武成旁死魄此襲漢書而未知古文當作方也
又按此孔傳當云方方來為敬敬之道以方方二字釋經文
方字此正與堯典梓材呂刑同淺人增一四字改下方為旁
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
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所改邪
御衡不迷
魏志文帝紀裴注曰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
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漢魏間多讀古文尚書詔所引者古
文雜詁也
釋文御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玉裁按此字本作御僞
孔傳訓迎則讀為訝故陸云五嫁反也馬鄭王皆訓八枋馭
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
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

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雾可云徐巳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巳鉤反也　此反語非出馬鄭王謂以馬鄭王之訓推其切音當是某某反耳　盤庚御五嫁反收誓御五嫁反今皆改迓字　集韵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取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踳誤至此

文武勤敎子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三篇支部曰敉撫也从支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

讀若弭又曰侏或敉字从人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詰誖係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漢書元后傳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宏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挨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尚書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加說文淺字誤爲淺是其證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芸

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俟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俟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

曰宏訓共也

按孔以奉訓共則其字本不作恭衞包乃改之也詳見他篇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單馬丁但反信也王裁按此以其訓信而知其讀丁但反也馬讀單爲亶故訓信詩天保罄爾單厚毛傳曰單信也亦是釋單爲亶之假借故釋文曰毛都但反

周頌維天之命鄭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仔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眔于乃德

今本作厥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眔

殷乃引考王仔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釋文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玉裁按疑釋文烝下脫祭字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漢書律厤志云洛當是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往
雒

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